



坚守与创新:中国目录学教育历史回望与现状透视*

□王平 柯平

摘要 目录学是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从1920年武昌文华图专开设中国目录学课程以来,已走过近百年发展历史,经历了初创时期(1920—1949)、发展时期(1949—1990)和成熟时期(1991至今),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教育体系和完善的课程教育内容。数字时代下的目录学教育面临巨大挑战和发展机遇:本科层面上的目录学教育开始受到挑战;研究生层面总体较薄弱,且融合了文献学在内;学生学科认知教育不足、课程教育内容及方法有待提升;亟待形成数字时代下的大目录学教育体系。

关键词 目录学 图书馆学教育 大目录学 数字时代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6.018

1 引言

我国图书情报专业中的目录学教育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学术积淀。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开设中国目录学课程^[1],1922年,中国颁布了“壬戌学制”,目录学教育作为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正式纳入了教学体系^[2]。时至今日,中国目录学教育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传承中国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兼容西方目录学“图书描述”理念,中国现代目录学理论和教育已经成为图书馆学发展中的重要且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回望其发展历程,探究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是新环境下学科自主、自觉发展的必然选择。早在1990年,南京大学郑建明教授就提出“目录学教育去向何方”的问题,指出对目录学教育的误解,并给出理论和实践兼顾的教学改革思路^[3];2016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届学术研究委员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专委会主任柯平教授提出目录学教育创新和理论创新亟待整合,并以新一届目录学专委会成立为契机,开展目录学教育历史梳理与现状审视,以此助力目录学理论研究和实践。

新的数字环境下,无论是中国传统目录学还是“以苏为师”的现代目录学,其教育教学都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目录学教育该何去何从?笔者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对我国目录学教育的历史进行回顾,然后调查目前国内设有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院系的目录学课程的基本情况,访谈部分院系任课教师和学生,对国内目录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的现状、学生及其社会需求进行质与量的调查分析,以此探讨中国现代目录学教育的未来发展路径。

2 中国目录学教育发展历史

2.1 初创时期(1920—1949)

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创立图书科,正规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教育在中国出现。其后,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1925)、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1927)、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1941)、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馆专修课(1947)陆续成立,再加上当时的图书馆学短期培训班(包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学讲习会、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科等),图书馆学教育由初创走向最初的发展。这些初创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大都将目录学作为其核心课程,给予极大重视。

这其中当首推文华图专目录学教育。文华图专

* 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以国际高水平 ISCHOOL 为目标的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课程教育体系创新”和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未成年人互联网利用行为实证研究”(编号:2016GGJS-012)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王平,ORCID:0000-0002-4273-7065,邮箱:Yangbin513@sina.com.cn。



目录学教育观念及方法,对目录学发展、书目工作发展和目录学的地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目录学教学不仅仅是一两门冠以“目录学”名称的课程的讲授,还通过目录学范畴之内的各种课程的开设及其与其他课程的相互配合,来达到教学目标,并延伸到课外的实习、社会实践和研究之中^[4]。所开课程除中国目录学之外,还包括中国参考书举要、西洋参考书举要、西文书籍选读、中文书籍选读、中西文编目学、西文书籍分类法、中文书籍分类法,从学分上看,这些课程占到了48.5%(47/97),图书馆学其他课程仅占18.6%(18/97)。由文华图专所奠定的目录学教育基础从一开始就不是唯理论的,而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中西并重、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完整领域。藉由彭斐章先生对文华图专不同时期目录学教育的史料分析发现,文华图专目录学教育体系在课程设计上中西并重、授课方式上讲授与实习结合,居于图书馆学学科教学体系中最重要、最突出的地位^[5]。中国目录学和西方目录学在文华图专的教育实践中得以兼容并存,开创了“新目录学”教育的开端。

此后,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在其课程中加入传统目录学内容。比如,图书馆学原理课包括中国目录学之名词;图书选择法课,则重在讲述中国的版本学、校雠学、目录学、古书校读法、国学概论、国学书目;图书分类法课的重点之一便是中国图书分类法(包括古代分类法、现代分类法之研究和实习)^[6];图书目录学课程包括中文编目法、中文排字法、中文著者号码编制法等内容。此外,杜定友要求学生对中国参考书如《九通》《玉海》《御览》《通鉴》《图书集成》《永乐大典》等加以提要式介绍,并编印国学书目、中国书籍索引等^[7]。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之初,制订发展规划,其中第二阶段中拟将图书馆学系分办为普通图书馆学系、学校图书馆学系、儿童图书馆学系、乡村图书馆学系和书目系等部分^[8]。

金陵大学文理科1927年开设图书馆学系,所开设的16门课程中,目录学课程体系包括参考书使用法、目录学、分类法、索引与序列;1930年春,图书馆学隶属于调整后的文学院,其核心课程包括参考书使用法、目录学、分类法^[9]。金大图书馆学系第一任系主任李小缘先生就是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在其“中西融合”“文化相互”办学宗旨的指导下,图书馆

学系汇集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专家,他们将现代西方图书馆学与中国的目录学相结合,在课程设置、教材编撰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分类法课程方面,将中国的“四部法”与“杜威法”“国会法”并重;在编目课程方面,则讲授中西图书馆编目原理及方法,并作比较研究。

作为我国第一所本科学制的图书博物馆学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图书馆专业开设课程包括: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选择、图书分类学、图书编目法、图书馆经营法、图书馆行政与设计、目录学、参考书与参考工作、图书馆史、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学专著研究、世界名著介绍、检字法、档案管理法。目录学课程体系包含目录学、参考书与参考工作、图书选择、图书编目法^[10]。

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专修科更是由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担任科主任。核心课程为图书馆学和目录学。

除上述正式图书馆学系(科)外,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大中华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东南大学也开设了目录学、诸子书目、图书分类等课程^[11]。

1920—1949年,目录学教育由创立到初具规模,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目录学教育被赋予极强的时代意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事业发展培育专业人才”,成为目录学教育发端的目的与价值所在。在此指引下,初创时期的目录学教育呈现出“兼容并蓄”的大家风范:教学内容上的中西融合,理论内容上的新旧融合,教学实践上的学用融合,成就了中国特色的新目录学教育。此外,我们应注意到,文华图专是中国目录学教育的奠基者,她奠定了目录学教育在图书馆学教育中的地位,并确立了“中西融合、实践导向”的课程体系特征;此后,金陵大学、上海国民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学专修科在此影响下,进一步明确和充实目录学教育的内涵。中国目录学的深厚理论积淀、目录学家的领导与推动和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都是我国目录学教育早期发展的主动力。

2.2 发展时期(1949—1990)

这一时期包括1949—1977和1978—1990两个阶段。前者是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目录学教育处于调整阶段;后者则是改革开放初期,是目录学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阶段。



1949—1977年,目录学教育尽管从表面上看处于停滞阶段,但实际上却在积蓄力量。1949年,全国仅有文华图专和北大中文系图书馆学专修科两个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机构。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教育部批准下将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四年制本科,并正式成立图书馆学系^[12]。于目录学而言,这一时期的意义在于,一批干部在文化部和教育部推动下赴苏联莫斯科科学院学习或攻读博士学位,这其中就包括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彭斐章先生。苏联目录学理论及其教育模式被引入我国,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一时期,武汉大学编印出版《普通目录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及文化学院联合编写《目录学》。目录学理论及教学中的书目理论传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我国目录学教育真正的发展阶段当属1978—1990年。1979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为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敦煌学家、北大图书馆学系创办人王重民教授(1903—1975)平反昭雪的消息。1980年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由77级学生开始,恢复了已中断十余年的目录学教学^[13]。目录学教育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真正发展。这一阶段目录学教育的标志性事件有:1978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目录学硕士研究生;《目录学概论》于1982年正式出版;1984年,武汉大学建立中国第一所图书情报学院,著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彭斐章先生担任首任院长;《目录学概论》于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其他目录学教材有徐召勋的大学教材《目录学》(1985年),孟昭晋的中专教材《目录学简编》(1987年)。

二十年间,我国图书馆专业教育已由开始时的2个大学本科,发展成40余家大学本专科,12家硕士学位授权点、4家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完整体系,目录学均作为核心课程,得到普及与重视。至此,目录学教育在图书馆学教育中的地位完全确立。

如果说初创时期的目录学教育是在确立“精神”,那么发展时期的目录学教育则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搭建“骨架”。建国初期,目录学人才的培养以及苏联目录学思想的引进为新中国目录学教育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目录学教育的“书目理论”特色。作为教育机构发展重要构成要素的专业教师培养、教材编写、专业培养布局,在这一阶段都已初具规模。

2.3 成熟时期(1991年至今)

1991年至今是我国目录学教育发展的成熟阶段。1991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目录学方向博士生,这可以看作是目录学教育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目录学教育在书目情报理论核心基础之上开始外扩并向纵深发展。

一是以“高校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为契机的普通目录学及各专业相关学科目录学得以发展,以及书目索引以外的参考工具书使用方法的传授;涌现多种相关教材和工具书,除了较早的《文科工具书简介》(1981)和《中文工具书教程》(1991)之外,同类著作高达20余种^[14],这类著作把书目、索引知识的普及和参考工具书使用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不失为目录学教育在新社会需求下的一种探索和创新。

二是契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扩展我国目录学教育的西方视野,大力介绍欧美文献学和目录学的成就与新进展。代表作是由邵献图先生主编的《西文工具书概论》,该书书目与索引部分约占全书28%,达到近14万字。在“书目”一章中,包括了概述、国家书目和营业书目、联合目录、专科或专题书目、推荐书目、报刊目录、书目之书目共七节^[15]。

三是中国传统目录学教学的坚持。代表作是由来新夏先生1991年出版的作为国家教委“七五”教材规划项目的《古典目录学》。

四是当代目录学教育的深入发展。1992年,首届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确定了包括图书馆学基础、目录学在内的12门核心课程^[16]。1993年,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指定的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也包括“目录学”;其后,1997年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图书情报(资讯)学核心课程”的讨论、1998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都将“目录学”纳入其中^[17]。支撑目录学教育发展的是一系列高水平的教材及专著的出版。彭斐章先生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1990)和《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1997),其意义在于指出目录学应摆脱图书馆工作的束缚,面向全社会广泛的文献交流,这为当代目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奠定了基调;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确定目录学为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彭先生被确定为课程教材《目录学教学大纲》编写组的召集人,组织起草大纲。在新大纲指导下,目录学教科书



《文献目录学》(柯平)于1998年出版。其他代表教材包括《书目工作概论》(倪晓健,1991)、《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朱天俊,1993)、《当代目录学》(郑建明,1994)、《古籍目录学》(周少川,1996)等。信息社会的到来给目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挑战,彭斐章先生组织编撰的《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2009)集中回答了“目录学如何应对新挑战”的问题,成为新世纪目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的标杆。

中国特色的目录学教育在这一阶段真正成熟:人才培养结构得以完善、教学内容得以扩展和深化、专业地位得以明确和巩固。作为中国目录学教育的奠基者,彭斐章先生再次提出“数字环境下的目录学”这一新的发展目标,以此指引目录学教育在新环境下的创新发展。

纵观以上,中国目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传统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整合的目录学教育——以“书目情报”为核心的当代目录学教育——数字时代“大目录学”背景下的新目录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目录学家和教育者们都在思考中国特色的目录学教育该如何处理“传统”与“现实”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一直探索“目录学”的学科使命。

3 中国目录学教育现状

3.1 图书馆学本科、硕士、博士层次的目录学教育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受到信息技术发展、图书馆学教育变革和西方 ISchool 运动的影响,目录学仍始终处于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核心课程范围之内。200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成立,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走向规范化。2003年,湖南湘潭大学召开的教指委一届二次工作会议明确了七门图书馆学本科核心课程,其中就包括“目录学概论”。据肖希明教授调查,2006年28所开设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院系中(18所可查样本),共有16所院系开设了目录学课程,其中13所提供资料的样本院系中,共有5所院系在硕士研究生课程中开设目录学^[18]。可见,目录学教育一直占据着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笔者于2017年初通过电邮、电话、网站调查等手段进行了目录学教育(本科课程及硕博研究方向)现状调查,并辅以学生和教师访谈,以此获得目录学教育现状基本数据资料。

笔者以教育部直属网站阳光高考网信息为依据,以网站查询、电话询问确定最终院系统计样本为24所。调查显示,“目录学”作为本科阶段图书馆学核心课程的地位是明确的,共有23所院系开设目录学课程,其中5所为选修课程,其余都将其作为必修课程,课程教材选择也基本一致,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图书馆学本科层次的目录学课程开设情况表

	院系	课程设置
选修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普通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南开大学商学院图书馆学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系	目录学,教材不详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现代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必修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目录学概论,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	目录学,教材不详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图书情报学系	目录学,教材为《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知识资源管理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书馆学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目录学,教材自编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档案与电子政务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长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鞍山师范学院商学院	文献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贵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目录学,教材为《目录学教程》
	云南大学档案与信息管理学系	文献学、文献编纂学,教材不详

目录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层面,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信息为主要数据来源,并参考学校网站,获得图书馆学专业一级(含二级)学科硕士、博士授权点的目录学研究方向及课程设置情况,



调研发现:一些学校既设置了目录学硕士招生方向,也设置专门目录学课程,但也有学校在没有设置目录学招生方向的情况下单独开设了目录学课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情况较为简单,仅在招生方向上体现出目录学特色,并无相关课程体现。具体信息如表2、表3所示。这一现象表明目录学教育博士培养阶段重在研究方向,旨在培养以目录学为研究兴趣的专门人才,硕士阶段的目录学培养仍以课程为主,旨在培养体系中保留目录学内容特色。

其中,在45所具有图书馆学专业一级(含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的学校中,共有7所明确设置目录学及相关研究方向,6所学校开设目录学相关课程;9所具有图书馆学专业一级(含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校中,有4所明确设置目录学及相关研究方向。

表2 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目录学研究方向及课程设置概况

学校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及研究方向 (或开设课程)
武汉大学	现代目录学;文献学与图书文化史	彭斐章、彭敏惠:现代目录学(方向) 李明杰:古籍整理与研究(方向与课程)
北京大学	文献学与目录学	李国新:文献目录学(方向) 王余光:文献学(方向)
南京大学	目录学研究	张志强:文献学研究(课程)
中山大学	文献学方向	程焕文:目录学(课程) 王蕾:古籍整理与编目(课程)
南开大学	无专门方向	柯平:文献学研究(课程)
云南大学	地方文献研究	不详
山东大学	无专门方向	戴彦臻、姜秀丽:高级目录学与文献编目(课程) 贾晓毅:文献学专题(课程) 王君南:中国典籍与文化(课程)
广西民族大学	文献学与文献资源建设	文献学研究、目录学研究(课程)
福建师范大学	无专门方向	方宝川:古典目录学(课程)
东北师范大学	无专门方向	陈昊琳:现代目录学研究(课程)
北京师范大学	文献学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课程)
郑州大学	无专门方向	王国强:文献学研究(课程)
湘潭大学	无专门方向	刘灿灿:文献学研究(课程)

表3 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录学研究方向设置情况

学校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武汉大学	现代目录、古典文献学等	彭斐章 李明杰
南京大学	文献学(含目录学)研究、古书版本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郑建明
南开大学	目录学、文献学方向	柯平
吉林大学	历史文献学	王连龙

图书馆学专业本硕博三个层面上的目录学教育状况层次鲜明。本科层面上的目录学教育较为普及且规范统一;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层面上则总体较弱,且融合文献学在内。

3.2 图书馆学目录学教育需求与问题

为了全面了解目录学教育现状,笔者以图书馆学专业本科生和部分高校目录学本科授课老师为访谈对象,通过深度访谈了解目录学教育中学生和老师的需求以及问题。其中,图书馆学专业本科学生共60人,目录学授课老师共6人。

其一是学生访谈。访谈之初,笔者并没有设计具体问题,试图在一般性了解过程中逐步厘清调查内容。主要提出“你们知道‘目录学’课程是图书馆学核心课程吗?知道这门课程的开设历史吗?”“说说‘目录学’是干什么的”。学生反馈包括:大家不知道“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的核心课程,只是随着教学计划选课上课而已,更不用提课程发展历史;至于“目录学是做什么的”问题,大家主要依赖笔记和参考书的内容回答,没有具体、深刻的个人理解。了解这些内容之后,笔者发现“课程认知”和“课程需求”应该是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的问题。因此具体问题包括:你认为“目录学”课程是否有必要开设,理由;你如何理解“目录学”这一研究领域,请解释;你对现有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有何建议和意见。

调研与访谈稍显简单,但仍然反映出目录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目录学是一门具有何种存在价值的学科?这是一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授课过程中的主线。师生访谈得知,在学科认知模糊和定位欠缺的情况下,学生会失去学习目标与兴趣,教师则面临为什么而教授的问题。其次,访谈发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关心目录学在数字环境下“应该做些什么”和“未来可以朝什么方向发展”。目录学授课内容需兼具目录学自身的



表4 师生对目录学专业及课程的认知和理解

范畴	内容
对目录学专业的认知	目录学与目录学和文献之间的关系;目录学和分类、检索的关系;目录学和“目录”的关系;目录学和“书目”“提要”的关系;目录学是学习研究中的工具;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学目录学不知道还可以学什么;目录学是获取文献资料的工具;目录学就是编目录;是一门历史感很重的课程;并不是很理解。
对目录学课程的需求	课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比例;需要历史的角度;需要中外对比的角度;互动与亲身体验操作。
对目录学课程的理解	目录学在数字时代中存在的价值和形式;目录学课程的实践模式;目录学课程的内容构成。

发展历史、中西方研究的对比和领域核心内容,形成“大目录学”的课程内容体系以应对数字时代的要求,以模块统领目录学的课程内容体系。例如,伊利诺伊香槟分校信息学院的目录学课程就包括:书目元数据导论(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ic Metadata)、目录学(Bibliography)。南京大学沈固朝教授也提出目录学的新使命,目录学的功能已经从注重揭示馆藏资源延伸为关注远程资源的本地使用,从解释文献的基本特征延伸为深度揭示信息内容,从注重学术性向关心网络导航和导读的大众化方向转变,可移动的书目信息系统(如 WebOPAC)、开放的书目信息系统(如网络书目信息资源 OPAC、基于“开放存取”理念的 Open Content Alliance)、无缝的书目信息服务(如虚拟咨询服务、GIL 全球目录)、跨媒介与语言资源的目录体系等等,新型书目情报体系不断出现^[19]。最后,强调数字时代对目录学的意义而非威胁。数字时代下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延展和丰富是目录学生命长青的动力。授课老师急需思考目录学中的新的研究问题,并引导学生参与进来一起思考。将变化融入图情专业的目录学课程,融入大学生信息素养教学,在阅读指导、网络导航、论文开题、项目实践和信息检索课程中融入现代目录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丰富课程的内容体系、授课方式和实践操作。所以,笔者认为,“数字时代下大目录学的研究与思考”是目录学教育持续发展的根本。

我们常说“图书馆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目录学亦是如此。本文的写作初衷一方面是借梳理目录学教育发展历史来提醒与强调目录学在图

书馆学理论研究在教育中的地位,向学生和目录学研究者传达与强化自身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调查目录学教育现状来向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研究者和执教者揭示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并初步提出一些想法和对策。一篇论文并不能达到巩固学科教育地位和提升学科教学质量的目的,但希望能引起我们的重视:不能以数字时代下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误解我们的传统优势领域,更不能放弃,积极探讨新的问题才是发展之道。

致谢:感谢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彤坤对本文的数据收集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203.
- 2 彭斐章,彭敏惠.文华图专目录学教育与目录学思想现代化[J].图书馆论坛,2009,29(6):9-18.
- 3 郑建明.我国目录学教育去向何方[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0(2):82-85.
- 4 同2
- 5 同2
- 6 刘应芳.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研究及其现代意义[J].图书馆建设,2012(2):14-19.
- 7 杜定友.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下)[J].教育杂志,1926(10):5-13.
- 8 萧林来.解放前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史料[J].图书馆学研究,1985(5):64-68.
- 9 沈固朝,刘树民.涓涓成川有师承——1913—1948年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J].图书情报工作,2005,49(11):139-141.
- 10 彭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简史[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3):97-100.
- 11 同1:207.
- 12 同1:211.
- 13 孟昭晋.最近二十年中国的目录学教育[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1):67-72.
- 14 柯平.文献目录学[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316-317.
- 15 同13
- 16 柯平.关于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改革与主干课程体系的设计[J].晋图学刊,2001(4):1-6.
- 17 王子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九十年回望与反思[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6):70-78,96.
- 18 肖希明,司莉,黄如花.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现状的调查发现[J].图书情报知识,2008(1):5-11.
- 19 沈固朝.普及目录学知识的呼吁应受到重视——从情报咨询实践教学看目录学的作用[J].图书情报知识,2009(6):11-14.

作者单位:王平,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柯平,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300071

收稿日期:2017年11月14日

(责任编辑:支娟)
(转第62页)